

唐
蘇
志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碑記

明

科貢題名碑記

焦希程

唐邑古廖國之墟仲山甫世居之地而申謝之間也是故賢才代生夙稱名郡李唐援厥山之義始以名州明興之初以茲地當戎馬之衝付厥政於甲冑之臣凡學宮之建皆蒞事者之所經始予嘗遊覽其間得以考見彼蓋不能無意存焉聖神有作文教日新迨我皇上道化洋溢都人士爭自濯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一

磨若科與貢蓋彬彬焉然而世遠人亡難于諮詢姪氏不可不紀也夫尚友之士始于一鄉苟鄉哲之弗聞何尚友之足議則題名豈司政教者之末務哉顧茲學宮僻隘有司者恒傳視焉夫日與髦士揖讓其間恬弗爲念矧能悉心于既往之鄉哲哉歲乙巳高陽董君執中來知邑政威惠流布政通人和乃于學宮購民居以闢其隘高棟宇以偉其觀諸凡隳闕罔弗修舉躬誨諸生昕夕講授於是豎題名碑于明倫堂表其姓字註其履歷復虛以俟將來乃命諸生
寅來 希程
希 聞而 曰茲可以觀政矣乎夫治昉于

子風匪實非風是爲教衰曾是以爲政 今
鄉哲知行交勗體用無岐皆非可以僞爲焉者
諸生日游衍乎是碑之側豈不相與指而稱之日
某也才某也賢某也仕無負于所學無愧于茲庠
無忝于科且貢焉而吾可弗若是哉其或有弗
者亦豈不從而議之匪徒議之且有詬耻之者矣
又豈不慨然以思曰吾他日之出也將以題吾名
於茲焉後之指吾名者抑多矣則吾繼自今可弗
自愛乎夫若是而後作碑者之心慊矣然則題名
豈司政教者之末務哉若夫睹登名而心伎觀履
歷而朶頤馳志于聲利之場而失步于大道之軌
則非惟爲是碑羞而實爲有司憂二生曰是可以
復吾主司矣遂書以弁之

重修儒學碑記

李長春

余覽唐邑志士生其鄉務穡重禮有先王遺風明
興科第屢不之獨學宮歲久傾圮鐘簴委于草
又汙萊塞戶官師無所棲泊甚之沿襲樸陋先師
之不主而尙像也從祀之不廡而同堂也視典制
蔑如矣萬歷辛丑黃侯以博陵學正被命而來
徊廟下輒慷慨語曰此余之責也遂集諸弟子員
庀材鳩工克期從事釐正廟制易先師以木主位
從祀於兩廡釐然與之更始廡前爲 門又前爲

泮池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環爲三汲 魁 于

上與紫玉諸峯相接廟後爲明倫堂 以齋爲

博文由齋而東曰義路諭訓三舍置焉是爲左儒
門右翼以齋爲約禮由齋而西曰禮門名宦鄉賢
省牲三祠置焉是爲右儒門並堂而左則爲敬一
亭並堂而右則爲啟聖祠堂後爲尊經閣閣之上
藏先師遺像蓋像祀久遠不忍座之地下爰是以
藏之閣旁爲堂兩楹鱣講有舍庫廡有所諸如射
圃亭題名坊俱如制資費而帑不損役興而民不
勞侯眞能吏哉余聞之歐陽子有云古者致治之
盛衰視其學之興廢又云盛美之事須歷久而後

大備自昔建學若斯之重也當世樂因循而憚改
作稍涉征繕輒逡巡卻步惟防民口弭官謗卽郵
傳津梁悉置不問何有于孔氏之門哉侯之此舉
非強有力弗能辦矣諸士抱遺經而升新巖寧謂
侯之意僅僅于廟貌已哉士能借外境以返內觀
爭自磨濯日新其德與學宮同恢廓則克副鼎新
者之微指耳侯雖以政術稱乃其學有根底見有
獨到若所著述哲如也今治唐五載志潔而今明
才裕而事集修廢舉墜治聲流聞上下不啻學官
爾也則其可大書特書者此亦其一斑哉余因其
而爲文以紀之侯諱茂號完樸蜀之富順人萬

周乙酉舉於鄉

敷文書院記

李長春

蓋黃侯之言曰不佞初至唐而樵採之使旁午於道應之弗違也及稍間進諸生語曰今制邑令得領諸生爲師師謂能談說經術揚挖藝文以相切劑也不佞雖寡聞乎願與諸生更質互訂取仕學之義而紬繹之顧安所得善地而游息耶已謁文昌祠于邑治之東覩其前列紫玉山左繞桐柏渡峯嶺沕涌若爭吐瑰奇于几案者不佞迺命工葺理之僅枝柱塗墍已耳比掘地丈許得一石鑿曰仙音樓石下覆一盂內書狀元及第不佞始瞿然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四

驚輒然喜曰茲唐邑人文炳烺科名赫奕之徵乎繕治曷可已耶遂闢扉而入庀材鳩工爲堂曰大雅左興賢右育才堂後隙地構亭其中曰蜚英雜植諸花卉實之距亭十數武巋然南嚮者文昌閣也由閣而後爲堂曰錫類旁置高明中庸二齋拱若兩翼循齋而後迺執經弟子謀建靜正堂一區旁以洗心堂佐之蓋命工之初卽與諸弟子員約吾儒事業原從心始聖人以此洗心神明其德今諸生日萃于中裒搏盤辟取六經四書諸史業焉幸無讀非聖書與百家言以學而犯禁令俊髦之衿揖讓彬彬如也絃誦也

也 幾與中原之藝苑爭爲雄長矣 而出皆
井井碁置顏其楣曰敷文書院公幸 我記之余
惟書院廢令不與士治久矣不知令製錦者也藉
令以才而復輔以學是猶美錦而以五采增之
繡極矣黃侯斯舉倘亦有元黃粉藻之思乎聞之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昌之爲言明也
盛也大也雨粟泣鬼鏤石篆金名曰文字之昌倚
馬吐鳳月露風雲名曰文詞之昌石渠虎觀萬卷
五車名曰文籍之昌其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
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人士貢舉
名與祿實掌握焉其降神在蜀而著靈則無所不
在于右文之世大有功也黃侯以蜀人而爲唐諸
士徼於神余知盼蠻之應視昔當益赫昌大文明
其未艾矣乎余曩知貢舉與有造士之責故願諸
生共淬勵之以成黃侯作人之德意云

郝侯去思碑記

邑令親民之職也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得人而民
被其福匪人而民罹其憂任是職者不可不慎也
我大尹郝侯籍順德廣乎蚤歲讀書奮庸科目來
宰唐邑宅心兢業嘗謂政教之舉也在乎治民事
神而已如農桑所以養民則必勸課之學校所以
教民則必作育之剖斷讞獄而民不稱冤嚴戢

苻而民知畏法慮民力之勞佚無時也則建
以節之移民之歸附無棲也則推懷柔以綏之此
治民之政舉也崇飾

文廟必華采而閔麗侯則曰無苟作也修整壇垣
必堅樸而崇厚侯則曰無苟費也此事神之禮舉
也五載之間教行政成邑里晏然四民各安其業
鰥寡孤獨各遂其生侯于子民之職可謂克盡矣
干循良之選可謂無愧矣惜以艱去唐之民扳轅
臥轍而制不可迺思所以志不朽者屬予記之而
勒諸貞珉予嘉唐人之誠且樂道人之善嗚呼觀
河洛而思禹功食五穀而慕先德侯之政績在人
耳目今其去也非侯之不幸實斯民之不幸也斯
民不幸則思思則謀不朽而勒諸石蓋以思之所
存侯之所在也余不才爰述侯績而著之以成衆
志而俟輶軒之採復系之以銘銘曰

赫赫郝侯不剛不柔敬爲德輿仁義是適持身恭
儉不競不絀六事修舉治教居尤不事矯飾砥柱
中流揭虔露誠敷政優優馳聲四境童叟歌謳較
之往昔循吏同儔太史採錄特書芳休繼今作政
宜紹嘉猷

王公去思碑記

馬之騏

宛東之國唐爲大然唐故多瘠土民田或兼

畝力不能任賦稅自正賦外益以餉遼逾額且三倍而婦子曰嗷嗷悲剝肉矣紳士雅多彬彬禮讓之習里中豪恒武斷任俠甚或調刺以持短長若劇孟郭解輩時不乏人蒞茲土者噉噉以擊斷既慮察淵煦煦以市恩又虞委轡自非酌寬猛之宜而妙競綵之用奚能居見德而去見思哉歲庚申浣瓊王侯以甲第高等來縮邑符寸銀銖錙之羨不以溷催科鈎金束矢之微弗以污棘木威伸拔薤則隼罔肆于乘墉明並燃犀則鼠靡容其穿屋使蒼黔黃白之衆汨汨若飲清冷而胥吏伍伯之儔凜凜如負霜雪狂狴唯謹萑苻不驚保伍時嚴

金湯自峙曾不期月而謳吟贊頌之聲洋洋徹四履至蒿目加賦之苦手自削牘三請于臺使者尤不啻雒下之痛哭監門之繪圖勞止獲康伊誰賜矣壬戌上計于天官曹謂循良異等不宜久滯此彈丸地遂以繁調秦之咸寧唐人士皇皇走扳當路如失慈父母疏上得復留實出異數而咸寧人亦復上章扳臥至軹其車不得發古所稱潁川士庶伏闕而借寇恂乾鳳黎民遮道而爭杜衍庶幾其再見之復蒞後章程既定心志攸同無假戴星之劬長享鳴琴之逸日惟與二三孝秀程材講藝血不留一牘堦不費一詞邑事已斑斑大治

夫神雀五鳳間號多循吏夷考其行非有殊尤
絕之奇不過撫綏勸課吏習民安已耳卽羊叔墮
泪于峴首朱邑留祀于桐鄉益州繪祠于詹山醴
泉祈諧于佛寺亦惟是深恩濺澤膠結而不可解
遂至千古豔爲美談以今觀侯之治唐與唐人之
戀戀于侯者其感孚淪浹之深豈不今昔同軌耶
侯復以入計行適當內召將拓其治一邑者以及
天下唐固世世在覆露中卽傳治唐嫩績以長爲
理縣之譜唐之疾苦其亦永有瘳矣邑人士建祠
肖像以志侯去思特徵余言勒貞珉余亦得藉手
以稱惇史寧僅唐人之厚幸哉侯諱文清山西寧

州人已未進士

大中丞曹公生祠碑

董其昌

皇上勵精圖治修祖宗平臺召對故事史不絕書
朝無虛月而撫臣特召今有江南開府中州曹公
於是公嚴程行矣鎮臣趙將軍世臣尙將軍廷棟
等感知懷德畫像作祠以金石之事請於舊史固
辭不獲予聞之軍志曰威克厥愛允濟乃茲讀公
撫吳疏草與檄草而知公惠愛之深也蓋以嚴得
之云公馭吏嚴故儲糈所頒二月爲期畫一令
卽際三空稱四盡必不游移以鼓胥吏之腹公馭
將嚴故詢察所及狼貪必剪驚乘必汰卽借先容

憑請託而必不以姑息追敗類之驅公律已嚴故
牙纛所至二簋無加兼珍弗御卽冒霜雪涉波濤
必不以供帳開乾沒之竇意嘗欲使國家有餘力
以養兵士卒有餘力以養氣所謂視之如嬰兒故
可與之赴深谿者此物此志也我吳荷殳執戟之
士守在海壖門庭間二百餘年無長征之役公驟
聞敵警飲血誓師曰戰陣無勇不得比於孝子捐
驅報國乃可齒於俠夫自古開幕府謂之鑿函門
此何時乎束甲疾趨敵王所愾義無反顧矣諸將
士曰敬如公命於是旌旗獵獵驅駟駟渡江而
前壓滹沱而陣他方應援者或望屋食或鳥獸散

鴟張鼠竊幾激爲涇原而吳軍獨否會敵騎先退
不得一當見長天子聞而嘉之有詔歸任公當伏
杜之還復歷北門之恤向所厚給近於可追者一
無所問蘇軾曰天下之事成於豁達大度之君子
而敗於寒陋之小人者謂是耶公所居唐鄧間卽
忠武侯把膝南陽故處武侯以嚴治國者惟其淡
泊自持故能平心如秤開誠廣益雖李平廖立不
忘殉知况受知者公之治吳與武侯治蜀恩威無
異此方將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又寧有異也
公對平臺必以夾袋所儲戎旃已試孰可建威萬
里孰可獨當一面悉數於上前以備鞭撻強敵之

用我東南亦有榮施焉屹然一片石不足東
乎哉

國朝

重修學宮碑記

曲耀辰

皇帝二十有二年桂月先甲之三日邑博士張君垓令賈
子七襄詣辰里議建修學爲邑侯楊公築

文廟牆高大戟門建設先賢神主計也公始至唐其時
協裕之車牛民多累比戶之盜劫民多驚取貨于
市民多擾採薪于山民多艱老人之更報民多困
于里之派庫子之供應民多苦于費之支公去其
累靜其驚息其擾釋其艱免其派不取其支更絃
而張之悉德焉頌遍東荆民樹幟以誌之蔭滿西
堤士歌詩以咏之夫士者民之望也收民者先收
其望公爲民釐弊而尤念學校爲士之所出不憚
力而加意整葺其將以是收其望乎公初謁

文廟見牆垣盡頹乃捐俸鳩工百堵皆作環橋門而鸞
聲新聽者後先樂附也繼相舊戟門卑卑無足觀
大啟其宇黝堊丹漆煥然一新釋菜曰進覩兩廡
虛設七十二子之姓氏俱未之列命

庠錄以歸如瞿九思之議舉以法而爲之主向之
盡頹者今復數仞矣向之無足觀者今則巍然矣
向之人其室而不知其人者今諸賢位置朗朗若

曰星矣張君終始監其事知此之不易成也不
沒其績致辰爲之言以劓諸石辰思今

聖天子親行釋奠禮經筵時開與文臣聯詩詠訂樂章期
以絃誦陶淑吾民而刑名錢穀之司雖各擅其長
不盡稱

上揆文意旨公獨勤勤于學宮其亦仰體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休乎夫文教之不崇始于當事者之
不重儒不重儒則視夫子之牆若罔聞知焉矧其
爲夫子之弟子與公之是舉其知所重也夫然服
儒之服者皆託于聖人之門牆而從學于聖人者
也公優遇之月爲課以程其業季有試以鼓其修

循循善誘以造就之心重之非謂其邀利達于異
日植桃李于公門也重聖人于其誦聖人者而重
之重朝廷推朝廷養士于學之意而重之是則可
傳也袁州學記以知袁州者范陽祖君傳唐之學
自今以往當以公傳公諱燮字仲霖盛京人

復建唐治碑記

田介

唐本古豫地東北蜿蜒百餘里逐泌水而西西南
會沂河經流其中者唐河也倚河爲城城西爲
縣治治據地最高東西廣八十八步南北縱二百
二十步當年建置蓋閎敞壯麗焉明季盜起土人
肆應縣治燬焉

二十餘年官于唐者非僦民舍則寓祠廟纂神居以蒞民役卒皆鬼使魑魅魍魎白晝公行康熙元年前資政大夫今任延綏總兵官韓應琦奉

旋里憫縣治之不復爲通邑羞集紳衿耆父謀所以興復之未幾以事還朝不及董厥成惟獨監聽事一廳而去三年春余來尹茲邑仍寓文昌祠中祠之門以外風侵日妬門以內紙幃竹樞倉庫寄西城吏胥露立簿書案牘盡委之旁寺廡下上下文移有甫脫緘卽不省識錢糧舊籍漫無考據詭弊至不可窮詰里民之愬不均者日以數計爲之愀然太息曰縣之不可爲乃若是耶及得韓先生簿籍卽毅然以身任之屬有楚師協餉之役竭蹶三月方告竣而

王師返旆供億幾四度民之疲于輸輓者不可言遂忍不敢發八月中楚之西山蕩定勞魂甫寧卽延紳衿諭邑人請如約且告以不得輕用一民惟捐俸節省外餘皆仰賴于諸紳士咸懽然樂赴輸錢穀牽車牛輻輳而來不揣綿力遂擇于九月十八日荒度土功門堂垣廡皆有分任獨寢樓便坐無承捐因慨然曰是余之責也乃訪之野白葦莫可充棟梁者于邑之中得惠子毓美者樓以價不售許捐構退食所爰命工師刪腐

敗補闕遺拮据月餘暨于十月之十三日時諸物艱難砌石爲最尺寸皆覓之頽垣土中十一月二十四日又立便坐齋自此爲門爲屏爲館爲廡贊政筦庫次第皆立其規模視先之日不少遜矣曩唐房制旁用飛簷飾以藻繪用是美觀然風雨久版落梁蠲壁外用甌襯以坯坯弱甌強每離折不相屬瓦下多用泥泥重椽墜時有罅漏不可補遂相仍至于敝不可救茲則砌務密不令寸木見風雨壁內外純用甌且交相牽毋令各立去瓦下之泥櫛比如法凡以使可經久且便補綴也或曰縣治傳舍耳何妨潤暑以俟異曰余曰不然諸君子憫縣治之不復爲通邑羞發憤爲此以爲一勞之後當永逸也使以苟且爲之目前非不省力不數十年而頽墮相仍聽之則士大夫之羞復爾爾也改作之則士大夫之勞費又不貲也今茲之役以常費計不下數千金始之不愼貽累于後非士大夫意也且令後之君子得以議其簡陋故寧樸毋華寧堅毋巧一戶一牖必以難慎之心處之歷兩秋冬始落成焉工成凡竹頭木屑之輸具刻名石中志不忘其勞也故記之

名宦祠記

田介

宦何名乎其以催科名乎催科者民之怨也蠶婦

泣耕夫愁織婦浩歎若是者不得名雞不栖犬不
寧鳥獸駭散若是者不得名甚至猛如虎毒于蛇
蒼鷹厲隼若是者益不得名宦何名乎其以撫字
名乎撫字者上之恩也時補助時賑恤蠲租減賦
吏不得而請也若是者何以名寒者號饑者啼老
弱展轉吏無從而告也若是者何以名甚至師興
于六月役動于萬里河防海防窮年而無所止息
吏更不得而止也若是者又何以名宦何名乎意
昔者之人能之而今之人不能乎攷昔之宦遊者
何代無人而循良之吏獨稱于漢世自此以丁希
覲焉蓋天地清淑之氣鍾於一時故篤生羣彥以

光一代史冊乎抑所以風厲而率迪者表正有素
考課而殿最者衡量無爽乎今天下宦之名者何
人乎而名宦之祠所在有之其將有待乎抑實有
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意者民易見德小惠果不
能忘乎抑飾智弔詭欺世而盜名乎吾不得而知
也然天下宦之名者雖不多覲而實心保障克供
官守者不可謂終鮮其人也而名宦之祠所在皆
有則亦因其有而有之後之人是祠者必將有以
自問矣宦何名乎

秋香亭記

田介

秋香亭不知初自何人何代問之故老不能言其

意或曰依楸置亭楸花香故以名或曰亭成而香來也余惟楸有花故不香此當失其指至亭香來則又怪誕不經殊非當曰命亭之意以今思之大抵秋之日農事成催科以畢官斯土者樂其餘閒思所以息紛囂而賢士大夫皆嘉與有成冀得于涼颼皓月之夜吟咏鼓歌以通上下之情則秋之日爲適也古之君子志存作育在天下則以天下人才爲己任在一邑卽以一邑人材爲己任磨礪砥礪日見其損而其期望之意每托物以明之曰吾作此亭植此樹秋風花香伊人其佩之歟抑或用匪其材志與時違見百姓之顛連而不能

救感時政之流敝而不敢言頓思拂衣願言歸田鋤淵明之三徑於薄書鞅掌之暇以時栗里在目無或牽情不去也今年秋公署甫成代竹誅茅卽其地而新之妄擬兩意作記於亭噫嘻草石支離而磊落風物蕭條而淒清地白中庭空見露冷秋風幾度何處香來固已日望南浦之雲夢隨衡陽之雁矣余其久居於此乎若夫少長來遊羣賢畢集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行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芳蘭在谷馨聞于天余與二三子浮徹炬待月之觴操霓裳羽衣之 于是亭也

周官以六計弊羣吏先之曰廉若曰善非廉不可謂之善能非廉不成其爲能也當是時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六卿之長兢兢奉法而牧伯旅師皆罔敢隕越廉之名無從見也迨至金車下問徵求日繁列國始有以賄聞者而聚斂之臣乃起爲之培克以盡其利侵淫以往遂至列侯以酬金除國藩鎮以進奉競寵潔修之士一登仕版有欲爲廉吏而不可得者而廉之名始貴于天下春秋時原憲辭粟九百巷不容車及門病之孫叔敖爲楚令尹妻子不免凍餒而爲優孟所激發此殆廉吏者與乃論者謂士生三代之後獨清獨醒非

所以保世而延譽也立身清濁之間不夷不惠可奉爲居官法以此與世浮沉亦自曰能揆之劉寵之一錢楊震之四知殆有媿焉唐天寶初李適之罷相刺唐州有清操唐人德之蕭誠爲之作頌宋紹聖元年汝南頓起守淮安郡慕適之之爲人作堂以祠之其記曰余假守淮安得蕭誠所書唐刺史李公清德之頌讀其辭而咨嘆之不已旣想見其爲人又作堂以庇其頌且得朝夕從容以觀非徒愛其文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斯其心何心乎寇亂後堂旣毀頌亦無存訪于野得遺志具見所以爲之求故地而堂之仍其名曰清德

蓋 之以天植無欲之衷潔已遇時得行其志
有此名公之心也頓起立乎百世之後企百世之
前勃然感興思有所則倣也亦公之心也今日者
州與郡易爲縣刺史與守易爲令時異事殊邈焉
隔代其能心公之心以有公之名乎懿德之好古
今人當不遠也

田公去思碑記

曲耀辰

唐在昔賢大夫歷可指數而楚之京山田公爲最
著公以丙戌高第尹于唐明年當報政例應遷艱
聞乞以制去紳士父老挽而留之莫釋也相與謀
俎豆公于專祠志不忘也且曰公百歲後吾子若

孫不獲見公見公之祠如見公焉耀辰聞其言而
義之爲之記曰禮禦大菑捍大患則祠之祠以昭
報也公何需此一報也然公之澤及于唐者甚大
民終不忍去公于懷也祠亦猶行古之道也因記
公嘗曰百工庶司受事于君職皆不易副而縣令
尤不易司民而不敢爲民請命令不易牧民而不
得爲民求牧令不易淚墮而尹鐸雖勞無裨三載
之殿最如是者令不易催科而陽城微拙莫追終
歲之糾劾如是者令不易假虎之狐搖尾而恣威
福憑城之鼠拱手而肆吞噬令卒不敢誰何者不
易公處數不易之地推心置腹備歷諸艱不朘人

以媚人不屈身以呈身不市小惠以要喜不傷大體以招謗不以上官之峻檄易我素履不以下土之甘言徇我顏面公之守誠卓而公之善政嘖嘖在人者正可紀也公徵輪不煩鞭箠而如期如額編審里排逃丁補亡丁去而現存者無因清查新墾荒者除熟者抵而坐荒以爲熟縱熟以爲荒者悉除工興數歲一夫役衆夫幫第給由單各自兌取卽止師行六月草輸草豆輸豆不折不耗不多應供之額不尅抵兌之餘各如其數而止兩造相陳不株莫不贖緩片言折獄洞見表裏豪右知法卽止驛馬遶道解逃迂途民不堪命朝詳而夕禁

焉一一如其所請而止鹽引國課也原額二千七百一一旦加以四千七百八十七引公一議再議必愜公之說卽止而公之心終未卽止嗚呼公之爲唐治者良苦哉會見公三年以來有抱不急之牘溷公署押者乎有累日積旬匍匐訟庭輕繫囹圄者乎有袒庇大家梳縛單戶者乎有宵人外嘯笑博徒鬻飲惡少年舞于市者乎有廚傳供帳不價而取豪商架債肆行逼民者乎有借客爲奇貨而凌虐貧黎狼狽賺民之行戶者乎有軍民訴差不均訟師妄唆越控者乎曰無有且以其暇構名

建縣治百餘間以及牆圍捕署秋香亭清德

堂城門樓堞口諸役皆不煩民間一錢又以其暇
流覽圖史平章花木手種桃成華李成實竹成林
樹成拱荆藁廢基煥然一變風度埒于河陽復嘉
與諸文學立課授餐談說經書搜剔古人之心腹
以啟關士子之眼目公精神何其整暇而唐邑之
元氣何其休養而生息也公可忘耶不可忘耶公
文章高古似昌黎峭勁似子厚書法詩賦冠軼一
時今人中不多得也異曰

聖天子簡卓異于 良公出其所以治唐者入告我
后推一邑之豈弟以周悉東西朔南之疾苦天下行且祠
之矣祠之請自唐始公諱介號睂生湖廣京山人

重修學宮記

宋 梅

從來治化之行端在文教而文教之本厥惟黌宮
至聖先師集羣聖之大成振萬古之聾瞶德配天地道
冠古今此大成殿之所由來也至于四配十二哲
兩廡諸先賢俱爲

聖道之羽翼厥功茂哉他如鄉賢之標正名宦之純良
忠義之正氣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非淺鮮也而
主持斯文檢點甲第文昌魁星之功居多云我唐
邑

文廟建於東南地勢宏敞任斯土者未嘗不累經修葺
奈日久年深風雨剝蝕漸見傾圯兩學師惻然憂

之余廿二年秋調任茲土卽有志重修
未臻康阜大功實難修舉雖有志焉而未逮也今
春衆紳士請於余曰自父師蒞任以來年歲疊見
豐收閭閻咸登仁壽政通人和民安物阜古有云
衣食足而禮義興重修

文廟其可乎余應之曰唯唯此余九年未竟之志也爰
是捐俸首倡衆紳士悉解囊樂輸而兩學師力爲
贊勸於三月初旬鳩工庀材大成殿東西廡

啟聖宮戟門泮池櫺星門數仞牆明倫堂鄉賢名宦忠
義各祠以及文昌閣悉次第告成聞古魁星樓在
天池三汲橋南與紫玉諸峯相接厥後倒壞移於

東南隅今羣議仍復舊址果有益于斯文余卽順
乎羣情建造從其新地基因其舊而天池三汲橋
亦因之而修整加以黝堊施以丹雘遂覺宮牆煥
彩奎壁騰輝遠瞻近矚非復往日之觀矣唯是廟
已觀成無守斯廟者終非善後之計衆紳士又請
於余曰兩學署居住大街與學宮相距甚遠照顧
實難近聖人之居方爲萬全之道余曰善哉何其
思深而慮遠也由是相度地宜於明倫堂東建正
學署主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五間大堂大門各
間計十有九間甫一月而工已竣又於明倫堂西
建副學署工程浩大需磚甚夥一時運用不敷意

欲暫爲停工忽掘地起土於地中得磚

廟中人羣喜而相告曰此神靈之助天意之所爲也不二旬而工又竣其規模間數悉如東是而專司有地守廟得人學署無賃住之憂學宮鮮污踐之虞敬副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仰體各上憲雅化作人之至意庶幾哉師道立而善人多教化行而風俗美培植斯文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思唐邑十有餘載膺鄉薦者乏人茲乙酉秋屆鄉試年郭生各折桂中式前茅此雖郭生之文藝人設明師之指引有方或者古聖賢在天之靈默啟人文俱未可知從此

文風丕變士氣鼓舞科甲聯綿正未有艾也余與同城諸公有厚望焉遂將事之始未併衆紳士之善行悉勒貞珉以垂不朽若夫羣廟之因時整理兩學之修殘補缺是有望於後之君子特援筆而爲之記

建修文昌閣記

宋 梅

國家首重文教自朝廷以至州里學校兼設凡人 才所由闢罔不兢兢加意矧文昌爲斯文之主宰 教化之權衡其棲神之地尤不可不慎重而妥侑 之也唐邑爲宛屬各區桐柏 峙乎東漢江 帶 其南而流峙境內者則有午峯紫玉諸山之秀鹿

唐泌桐趙諸水之濼洄故自漢魏宋明以乞
昭代歷有名人卓犖可考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教覃敷維茲唐邑宜其遠勝乎 昔
乃近今以來科第寥寥文風未振是其士君子人
事之未修歟抑蒞是邦者因革建置之未善歟丁
酉秋余調任茲土謁

聖廟畢卽謁文昌帝君其神像陪祀于關帝廟之東首
副間余甚異之訪之紳士謂舊在常平倉內前任
裴君以倉廩非棲神之所暫移至此業於學宮東
建有閣基創而未就嗟乎右文重道者君子之心
也修墜舉廢者守土之職也士大夫延師訓子置

之不得其所鮮所造就而況于神乎昔范文正公
延堪輿卜地指其宅基爲瑩可卜甲第無算文正
公卽捐此宅爲蘇州郡學至今聯綿科第冠于各
省非地靈人傑之一証乎余踵裴君之志捐俸勸
事并各紳士共輸囊橐鳩工庀材而此閣告成卜
吉遷神座于閣中坐北面南君學宮之翼方殆所
謂文筆峰也其閣之西南則爲崇實書院以訓經
學閣之西北則爲蒙養書院以訓蒙學皆有數年
來整頓修葺敦師設教與文昌閣次第舉行者自
茲以往高山仰止學宮居其中文峯從翠帝閣居
其東而誦聲朗朗則又兩書院之笙簧蘊藉者環

而震響焉余不敢謂唐之文風自此而不振然
以余之拳拳爲文教整理從此士君子爭自濯磨
當必蒸蒸日上進而天鍾其秀地效其靈神隨天地
之氣而顯其應將見後日之唐必有以大異乎今
日之唐而更遠勝乎往昔之唐也余故敘裴君創
建之始及余落成之終立石以爲之記

崇實書院碑記

宋 梅

自古身膺民社不外教養兩端養固爲先務而教
亦所急需乾隆二十二年余調任唐邑查通縣並
無書院亦無義學殊非仰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各上憲振興文教之至意遂於二十三

年設立崇實書院蒙養義學各一所書院以教生
童蒙養以教幼稚延師訓課自戊寅而至癸未兩
學之人咸知向上其歲需修金膏火悉余自行捐
備但無水之炊終難爲繼籌畫數年無項可撥心
竊憂之迨乾隆二十八年有捐修城工餘銀五百
六十一兩四錢經紳士呈請願將此項銀兩置買
地畝以爲書院義學延師之費隨據情通詳以公
濟公蒙巡撫部院何批准在案爰置買腴地二頃
三十一畝坐落縣北鄉七里頭係業戶全科出賣
計十一段每畝價銀二兩六錢共價六百兩零六
錢將城工餘銀五百六十一兩四錢作爲買價尙

少銀三十兩二 余如數捐足於乾隆 十九年九月初八日立約交價將價並地畝段落四至弓口造冊鈐印同文約附卷每年每畝稞租銀三錢餘外以作書院義學修金膏火歲底造冊報銷併造入交代尚有費用不敷之處余仍養廉內捐備所有置買地畝圯段價銀及捐銀姓氏銀兩數目統行勒碑以垂久遠願諸生立志母怠厥功以圖進取余有厚望焉是爲記

城隍廟紀夢碑文

汪運正

郡邑之人而奉一神與郡邑之人而奉一吏等治也至若瞞嫩惡行誅賞燭幽鏡遠直通吸息則又

非吏所敢擬夫冥明判若所昭垂者國憲耳乃挾其百出之情形敢於蒙吏而聲臭窈穆之神惴惴寢寐間不翅取懷而擻非以神之聰明罔不體而威權之弗稍假易乎余承乏數年大小聽斷率不敢拂抑庶情緬維我神日鑒在茲戊午秋鄉民翟玉者老而孤且病一日其里甲以扃戶自經聞違按之項痕交匝似被勒狀猝莫得其由踪跡有史林山者與玉時來往且素不訓鞠之吐其實蓋玉積錢若干利其有而斃之梁上之懸以玉無戚屬可免深求耳牽指與謀者某某二人會對簿某某者但口寃而情咽不出余以兩人謀果與而姑縱

之無以慰死者若其誣服忍 生命爲因
於神宇鼓二下方寐恍惚聞語云 玉者 人
執法旣覺余遂以某某爲弗誣矣覆按仍曰
情咽不出適硃書史林山名恍然曰神乎神乎我
得之矣史下從人林內暗藏二人殆所謂三人
至云執法義取如山乎再詰林山始供一人自勒
狀甚悉與某某夙隙故誣之卽釋二人獄乃定不
旬日林山忽作痛楚聲如受扑繫大呼翟玉索命
至矣遂嘔血死人益懾神之明威爲不可度矣昔
辛次膺聽莊氏獄夢神擲屋瓦于地而決卞承霖
劉季輔夢詣神所大書一捌字遂得跛者刀而賈

人之冤雪以今視 吏之才識雖殊而神鑒匪遙
見微知著後先一也邑士民請紀其事夫人晝佑
夜爲禍福倚伏莫非受攝於神挈挈焉一端是錄
毋乃隘甚然易有之刑罰清而民服豫之義也神
道設教而天下服觀之義也從古來耳目不經之
事往往記載流傳以聳民聽是亦驅而之善之一
術也爰叙其巔末於石今而後尚有作姦胎翫巧
掩著以冀逃法網者乎可以惕然省矣

重修八蜡廟劉猛將軍廟記 黃文蓮

蜡饗肇於伊耆氏禮經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鄭
注以爲所祭有八神也孔疏八蜡先嗇一司嗇二

農三 表啜四猫虎五坊大水庸七昆蟲八考王
氏肅分猫虎爲二無昆蟲或疑昆蟲害苗不當祭
不知非祭昆蟲祭司昆蟲之神也功在稼穡故歷
代祀之我

雍正二年奉

勅特建劉猛將軍廟並著祀典降神錄載神名承忠吳川
人元末授指揮弱冠從戎兵不血刃盜賊鼠竄適
江淮千里飛蝗遍野揮劍追遂須臾蝗飛境外後
因鼎革自沉於河有司奏請授猛將軍之號自其
生時已能爲民禦灾捍患歿而爲神益著靈異我
不知古之司昆蟲者何如神仗將軍之靈直可使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二十六

昆蟲毋作矣唐邑八蜡廟三楹在城南百餘步歲
久漸圯南門內劉猛將軍廟棟宇傾頽不能蔽風
雨文蓮以丙子夏六月奉檄調署茲土未之任飛
蝗過境視事以後蝻孽萌生撲捕勿止爰偕僚屬
及紳士虔禱於神顧瞻廟貌惴然不安遂與正諭
石君司訓韓君署城守劉君分司馬君尉黃君謀
所以新之各捐俸錢爲之倡紳士咸樂輸得若干
金鳩工庀材計日落成蟲患遂息夫神無所不在
而廟固神所憑依也神得所憑依則降福所皆矣
繼自今田穉無害年穀順成唐民之邀福於
豈有涯哉因爲 其歲月而以樂輸姓氏書

尚冀後之來者時而葺之修明祀禮答保障
功垂不朽焉

重修武廟前軒碑記

黃文蓮

夫事惟當爲卽爲然後可以無悔而尤藉克事其事者於以經理而裕如唐武廟南北五架有東西廂東西各有序門在檐下檐外別爲三架屋無檻而有序牆稽古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者曰軒此其制也俗呼爲拜殿東序外有小院草房數楹爲僧寮庖廡所歷年雖久狀若完好丙午季秋之望住持僧告予曰拜殿將傾予審視楹柱微腐損序牆亦稍欹詢修葺所需曰三百金予念經費無出且予暫時代庖冀可苟延以俟來者因語住持姑緩圖之居無何孟冬十日向夜西北風大作軒牆楹弗能支向東傾序外草房亦被壓翌日住持以告予始悔向之當爲而不卽爲也因命撤其朽折掃除庭宇徐議興修越明年丁未春三月多雨西序牆亦漸圯亟召土木匠相度估計僉曰須五百金予益悔向之當爲不爲以致需費增多也時董事生員張君師謝君魯瞻諳於工程謂予曰是可稍省顧一時工費無措而其事又不可緩奈何予遂偕僚屬倡捐先擇吉鳩工庀材取閒款給徐令住持設簿勸捐維時山右之賈於茲土

者踴躍樂輸得若干金閱月工竣頓復舊觀軒前有閣三楹牆垣門廡咸次第修葺重加丹漆東院草房並易以瓦皆張謝二君所經理計所費較增而捐簿所入尙餘數十金可備他處工程之用予嘉衆商之好義樂輸暨張謝二君之經理盡善俾予貽悔于前者猶得補過於後而并使來者無勞也於是乎書

序

明

曹氏清貞世譜序

張 瑋

大中丞曹公以天中間氣簡在帝心建旄江以南

唐縣志卷九

藝文志

二十八

江以南沐浴膏鬪莫揆厥自竊疑醴源芝本豈曰無之一日緘示清貞世譜屬不佞瑋伏讀仰思乃作而拜手非向爲天子中興賀也或曰是家乘也而國珍哉有說乎曰有夫立國者非綱常弗與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夫婦父子子君君臣臣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秉之爲至性結之爲精誠豎徹六合橫亘八極一念偶棄天地鬼神猶且協應况其大者乎性之至誠之精者矚然泥淖之中匪浣匪濯物莫與比清卓然生死之際不震不懣物莫與比貞清貞之名凡夫惶駭豪傑矜奮而聖賢以爲是慊吾性竭吾

而已善乎大母之言曰婦節子孝臣忠

爾勿以名累我嗟乎且不任受名矧望報哉按
曹氏兩世樹滋龍潭公爲名士靈壽公爲循吏又
爲孝子並澁於遇而不遂於年孌孌姑媳相繼誓
柏舟忍死撫孤迨成立仕官王夫人旣辭其名常
夫人至不欲享其養急瞑從地下是其一生至性
全副精誠默結於父子夫婦之間者閱百許年而
造物始申之以今日之報直辭之而不得取償云
乎余觀中丞公問民疾苦有所興除皆根極至性
吐露精誠知其淵源於若父若母若王父母之清
貞者甚遠且厚而致之於吾君爲方叔南仲爲申

伯山甫出而載鉞入而長銓抑競躁獎恬媵使敦
行誼者皆師龍潭公之風左擊斷右循良使司民
社者皆嗣靈壽公之政而更以二母女中丈夫之
概愧天下之紳衿而巾幗者則中興之治豈不卓
越千古而謂清貞世譜與國同休其誰曰不然雖
然心荼身蘖挈綱常之重撐 以當燕貽兩世爲
其難中丞公爲其易雲經雷綸鬯綱常之施殫究
以大前烈兩世爲其易中丞公爲其難昔之清澡
一身今之清以靖海宇昔之貞不越閫今之貞以
勵有位凡所以左右天子者卽所以對祖禰國之
珍與仍是家之乘也 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又曰夙興夜寐無 爾所生中丞公懸是以鵠
無窮凡爲臣子幸齋祓以視茲編

撫吳疏草序

管紹寧

微垣曹公秉鉞三載造吳之勲炳矣囊猷掀布幾
同挾纊煖 國矣而余窺公之志業正未就也公
有不可及者五而材畧特輔焉公器偉而量虛識
卓而謀裕膽奇而氣平勢概足冠壓百服鞭駕六
區而不遺土壤細流精神足格被金石歷始終不
倦而意念時若不克副朝夕持此足宰執天下况
江以南百郡縣哉昔周文襄之懋績也精敏機警
錢穀鉅萬屈指無遺算而宇度恢宏臨民一秉和

易海忠介澣布袍飯脫粟及權璫戚貂瞑目誓頸
聲咤成雷至訪納閭鄙疾苦雖稗官門隸必輒頤
握掌投若膠漆夏湘陰沿革吳浙農利水患盛培
祖宗德澤功業著五朝而謀斷悉本宏裕是知曹
公塞淵品概實軼駕也公自棘寺權司晉階臬藩
歷試崎嶇總不能頓公康郊之轡山藪嘯聚以迄
灼天薰焰俱不足蹶公神色而公一任骯髒不阿
聖天子軫惠東南以留畿與豐沛湯沐綏輯不得
例他鎮特授公鉞迺吳自強項撩魏虓之頷其敲
吳髓者百計公下車喘甫定卽請革神器蠹袋
之 免輸金幣數十萬更以頻年旱溢望江以北

赤 黃塵暴疋投巫吳淞一帶蛟涎爲宮民
而公拾腐薪扶殘淚集澤鴻以請改折蠲 米
輕齎停豫徵復值魏孽匪茹馬牧京野而厝 堵
於蝸螳親臥枹鼓旋返旆繕河隍修烽械汰羨征
濫員嚴那移出入不使奸胥上下手清驛遞減訟
獄科罰積贖緩割俸鏹盡輦入邊關以倡助羣屬
慾墨吏猾弁剔蠹拔薤恤鰥賑貧至如急京邊急
金花催漕艘岌岌維日不暇如主伯之督臧獲父
母之視兒女疾痛一夕而十數往返也今得之撫
吳疏檄梨棗殆將汗牛讀之漏燭數跋計當日手
成帙亦應十指臚僵况其據枕躊躇畫灰咄嗟

者又何如哉顧讀其書易而不知立言之難卽讀
其書想見其難而在當日身其地者益不易故疏
草未許輕讀也累牘數百萬言朝上夕報如接帝
膝而語假非有積誠瀝悃感動九閭雖灑長沙之
涕無益也檄而下亦未易也一令而瞰旨者百非
有洞開重門披肝置腹如韓公片郵驅鱷司馬飛
帛而開蜀嶂雖隻字不增減懸之國門漫徙商君
之木無濟也則疏與檄均未易也公示余者曰
三年枯肝嘔血鞠躬瘁狀畧見此中余更謂公之
器度爲淵谷儷日星亘 嶽者正在此外也按祖
宗舊制不輕以重臣典錢糧兵馬每勅尙書侍郎

都御史巡行天下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踈
逃以懸機重故出持風紀人叅廟謨今公榮膺內
召則贊燮密勿旋轉樞秘固知志業正未竟也疏
檄特東南經緯一端耳昔孔北海志大論高惜功
烈未建於時而英偉奇傑之氣著于論盛孝章郗
鴻豫書慨然丈夫之風諸葛武侯不以文章自名
而開物成務綜覈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其出師
表簡盡直大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蘇長公舉以誌
樂全張道安余於曹公疏檄亦窺見云况文章功
烈更兼之直謂頡臥龍而頑北海也又不特吉水
湘陰諸君子也

國朝

募修文昌閣魁樓文峯序

李興運

在昔沿革各異人文代出陽邑發紫玉之秘壽
張開搗錫之奇天封之列仙不僅耀武于雲臺八
公之草木行且功侔乎王謝方今

聖天子闢門籲俊採春花掇秋實而唐人士寂若罔聞無
以稱

意旨何哉豈成人之未有德與小子之未有造與詩書
之漸漬未厚氣數之遇合偶乖與余竊疑之而不
得其解或曰主文教者文昌也持文衡者魁星
乾德中五星聚魁遂兆一代理人文之盛趙普蒙正

仲淹王旦歐陽修諸人相繼傑出卽熙寧以後三蘇二程邵堯夫司馬君實列君子猶聲著千古

聖天子春秋之祀與文昌帝君並重之而今安在哉或又曰應文運者文筆也堪輿家多神其說諸郡邑屢建輒効不同于報章織女乞巧天孫也而今安在哉余曰果如是是余之責也爰屬諸役而問文昌役曰今蒞治之縣堂卽昔文昌舊祠也前令以國初甫定借官署于此祠而移文昌君于菩提寺後余曰文昌司儒菩提司釋置之于幽僻之地而重之以諸佛殿宇之彈壓是等文教于浮屠也再問魁星

役曰魁星樓舊在學前三汲橋上昔巍然煥然今僅存遺址矣余曰是委衣冠于草莽也更進而問文筆役曰城上東南隅暨城外巽方皆有之時久頽圯磚石爲土人竊去忘其蹟余曰是等高山於平地也三者無一舉而欲闡濂洛關閩之秘躡鄒魯洙泗之壇陟東山泰岱之巔窺升堂入室之奧鵬飛九萬腰褭千里不亦難乎或曰信如斯請以文昌還故祠而官署後舊治余曰然第年偶不俟以異日更爲今計莫如擇邑中望地另建文一閣僉曰建之便莫如攬山水要會之區峙立一文僉曰修之便莫如攬山水要會之區峙立一文

峯僉 立之便言未竟而兩廣文至

謀

與鳩工交相謂我曰日者韓君紹公念故鄉之人無與共事丹陛手書各臺已有成說曲子天樞所見畧同亦數與前任某某屢言之而卒未果且曰數載前諸士庶願捐千金以勦厥成而湯君曰嘻是不獨爾唐人士之事也余任唐雖度支不給

先訓太康猶有餘俸願捐若干數張君尤慷慨樂予顧余而前曰某訓唐有日求侏儒飽不得耳幸先大父繡衣公猶有負郭田願易數畝以爲施余職茲士敢憚微勞爲爾多士倡或又曰士之子恒爲士此耑責也余曰否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豈

終爲農與

募建縣治序

韓應琦

從來興大役動大工多持難而不輕發審慎而不卽行者一曰視時勢之緩急一曰酌關係之重輕利不百者不一舉成可守者不一剏此以畏蕙之心積因循之弊不足與天下事者也至若邑治之不可不建也官署之不可不設也無緩急輕重兩可之較量亦明矣唐邑爲京西南衝要蒞茲者故多偉人舊署巍巍於宛之東長民者勤撫字問疾苦王澤得下究而積行得上聞庶幾古治哉自兵 圯毀迄今幾三十載我

定 以來海宇一新百廢俱興當事者拭目以觀 下
而唐邑署猶在荆棘瓦礫中與往代銅駝並生嘆
息不佞勤勩王事十有九年矣壬寅春奉

天子寵命歸里安親一見父母之邦尙爾頽廢如故戚然
悲憫不禁百憂交集泣數行下詢其由官於前者
以待後官於後者曰不遑及因陋就簡甚非所以
尊朝廷臨百姓之體統也不佞思故鄉鴻雁初集
之餘體邑侯上致下澤之難不敢盡以賢勞望之
他人而慨然以身先之爲父母者蒞治公庭撫綏
黎庶不可以無常所凡我桑梓父老子弟盍亟共
襄之其有不煥唐冶于維新者乎茲役也壯邑里
觀瞻之色永樂利無疆之休由是而一切建置可
次第舉矣諸君子勗之哉敢以數言弁之首

考

明

積穀考

永樂初制下郡國盡置倉官出金糴粟民贖罪入
粟收貯備賑擇年高篤實人管理之已又詔天下
郡縣於四鄉各以官鈔積穀備賑蓋爲天下無窮
之慮後之議蠲議救必賴之唐之有預備倉也貯
上司詳允與自理贖穀之所積也其積過五千石
外收寄府倉六百石餘乃本府秋冬贖緩之所積

也外收寄撫院倉七百石餘乃平價所糴糶 餘
穀之所積也三十八年另設府救荒倉一所又郡
守洪公建議不用抵贖春夏上穀之所積也洪公
之言曰贖用折色有積有不積用本色凡議一兩
三錢五分者止納一兩照貴賤上穀餘充搬費則
無不積用地方財濟地方人官絲毫無與焉
免抵而罪輕刑罰可以兼撫字罰輕而穀多豐歲
可以備凶年其論踴矣三院司道俱聞而是之猶
未及行之天下也今夏按臺嶺南曾公又條上積
穀十利於朝有謂穀積則無利於囊橐可以減
楊縲紲之施可以救鬻妻棄子之苦穀積則有裨

於官評可以興循良清白之風可以絕貪婪不肖
之想至以南陽奉行無礙爲證於積穀之議又大
備及部院議覆亦無異同止以司道照舊額贖銀
濟邊外餘一切積穀奉旨頒行天下遠近山谷扶
杖傾聽視常平之隨時斂散必責民糴較社倉之
或遇凶年雖償本息俱不必置慮而民坐受浩蕩
之惠焉况唐縣贖該八百石鄉鎮義倉數有鉅萬
歲在庚戌民樂輸而補之查實備賑又與贖穀並
行而不悖矣仁人之利溥哉愚因條悉散穀之末
議凡遇有凶歲必令鄉保報當賑姓名擇鄉之素
稱長厚者付之籍之於縣令君親耳目之鳩形

面誰得矯假此猶其小者也荒必給 以救老
及流移枵腹之輩必擇素封好德者主其事無爲
衙役所囊無爲詭名所冒無爲風寒所立斃乃可
無患此猶其近者也曾鞏救災議人惟待二升
廩於上不暇他營莫若預計一戶二月之糧領而
歸之以便生理今亦稍稍舉行人給若干粟道纍
纍不絕而未必盡救何也唐無林澤之饒桑麻之
業凡佃作俱外封客戶平時牛種錢鏹與庄主各
司其半乃能俶載南畝凶年非惟佃客不能主家
亦不能必上之人盡給牛種期稔而償乃有濟且
邑不知糞田惟徼倖於雨露之養旱則土浮愈難
芟柞惰棄者比比常時必立農司限人墾田若干
遇荒乃給應賑之粟不愈於倚命不常有之倉廩
乎又邑中子衿瓶無儲粟者幾何家忍饑待哺者
幾何家覈實而賑之訪其有行誼者倍恤之不同
徼一體之洪仁乎至於陳陳相因易換有法又在
邑大夫矣

所兵考

周汝達

漢唐而後宋稱無兵乃熙寧七年指揮在京西
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鄧又增置士兵勇健額各四
百人唐州爲右屯十一視西魏淮南之屯 爲
焉明初平定天下二年特命金吾右 千戶

知縣事越三年置千戶所增守禦之兵隸
衛是時披草萊立軍府專制而稱決不止議
縣之口賦租庸咸隸焉籍之軍興冊者旗軍千
百二十人京西操備七百三十八門軍百二十人
操練官舍餘丁千四百七十人春蒐秋獮軍日夜
行不絕此其勝場也浸假至正德七年少耗矣流
賊猖獗大河以南無堅城右所千戶魯寧與縣侯
陳瑄倡義守死相攻守二十八日賊架棟櫨而上
城中人鼓譟下石卻之又負舟板爲穴道計市民
呂聰出家麻油數十石灌薪葦火之賊不敢近夜
射帛書入城云軍中見有金甲神兵騰空而下以

救唐民約城中無恐我三日必拔寨去初城中人
猶以爲緩兵之術不敢信至三日果退舍殘破泌
陽矣是役也神功居多然神與人謀相應亦兵之
力與閱今百餘年除遙隸薊榆邊軍外本所步操
不過三百五十名守城不過三十名守把軍不過
四十名召募義勇不過二十名承平而衰固其
也舊從縣大夫閱射教場見操矢而中儀的
十餘人私心亦謂材官騶發可壯在山之勢及退
而詢之皆民間射鵬手倩面貌一時以爲固然
人之言曰兒曹空手不可入教場非虛語也然
何以復之古所謂千金百金之士隨其藝而

牛酒 酺今制軍士糧若干而止
民 食若干而止一毫不得擅多寡焉何以 慄
勇之技不與羸弱同轍哉說者憤衛兵不可用欲
盡 保甲 保甲在宋時已有羈縻之苦邀
之苦鞭笞之苦決不可倚之爲兵惟縣大夫練之
以護閭里禁一切佐領保黨槩不與其事乃善用
之耳乃 復責之民兵夫民出財以養衛兵而衛
兵不得用又朋戶 金以充民壯而民壯不得用
至又身不免而兵之何忍哉則胡不引韓魏公之
說 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僅不爲
兵以息其議也愚猶記江右王文成之平南 命

兵備官於所屬州縣選數人爲精兵優廩餼署將
領因用以平盜崔文銑亦謂縣僉民壯倣古士兵
宜練拔勁悍登其材武者守城緝盜懦弱仍令
之力田樹桑與保伍相 錯有警團結以守蓋鄉
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也今之於
唐宜亦倣此意云

鹽政考

周汝達

鹽之隸於河東也見於宋至道間顯

者爲
鹽宋制每

歲三月一日墾疇四
月始種八月乃罷

七十二萬八千餘貫通商

地京西則蔡襄鄧唐此唐鹽所自始云淳化

西商販解鹽利薄多取他徑趨唐鄧以邀

詔除前禁度支郎李士衡上

勞民非便請通商流布而舊推年額錢分配

州 輸納則通商又自此始明朝仍隸河東

時三省鹽引原派四十七萬八千有餘皆在

之數向未加詰後逢鹽院銳意清查革除虛

引銀三錢五分在南陽浮額亦與俱減唐縣止

千八百引乃著爲定額又條布行鹽者令如

鹽以免插和

運司印發樣鹽一匣鹽到該地
比對有色黑味苦與樣鹽不同

申驗發賣以惠商販

先時牙店賒取
延累商今發驗

商人到彼即將引目鹽價照數登簿其牙
店領若干該銀若干限某日還嚴追報比此法百

世不能易也唐縣鹽法舊管於主簿衙相沿已久

凡河東比解俱廳役往焉苟得其人奉行無滯不

煩置喙矣乃父老俱云最苦者在大商坐市高價

小販鹽不得行每致騰貴民間苦之然此亦有說

近者添進鹽四萬八千引屢疏題蠲未得請故大

商倚進鹽爲名傲睨市肆必盡賣後已小販資薄

不敢抗寧坐而待之或付牙店 之究致牙店

入手花費比比操空券而泣此不利于小販已甚

販既困大商愈乘人之急操其奇贏時估

得鹽不易嘗見小民持鹵鹽一斤買錢十六七

貧民淡食勢所必至數月之間絕不得鹽者 之

於小民更甚今查河東

一千二百引卽往來唐縣數

商安得復借爲口實如異時弊狀哉唐俗惟鹽有定 價百二十文牙店十二文得鹽一句重十斤自明初至今民守高曾之定價長子孫焉商素知其利價不減鹽可減方出河東時卽筭計吾鹽若干據百二價吾已得若干緡稍低昂之又外得若干緡雖業非賈人子亦知徑竇賂賄通與胥爲市三倍之場肯令小販酣呼耶查條鹽價原平五百里內斤五釐八百外價遞增焉唐地九百八十里斤不過分銀而足且解鹽非淮鹽比彼衝陽侯之波期不可旬日數若河東陸輓牛

駕季各七百引照運司限單計日而至鹽必不缺何騰躍之有愚意不論大商小販惟以引到爲始大先則先大小先則先小各照平價而賣旣如約每斤十文可得卽淮襄私鹽亦不下十文小民何肯冒 食私而取罪戾乎此不禁之禁不減之減爲唐鹽計不能外之若四六搭配之說此配於河東而不配於唐縣也小民惟知有鹽可買而已何論新陳哉

礦稅考

周汝達

萬歷二十五年人皆攘臂言利事差錦衣衛指揮坐東司督開五鳳山礦稅幸漉山鑠野不足

費至三十二年乃得罷然稅派於唐縣民
堪命三十八年唐令王名登目擊民坐水火不可
旦夕待語在申請書中其畧曰唐縣叢爾邑
二十保計集二十處計正項錢糧一萬 千兩有
奇其中生殖貿遷大約止當大縣之一隅縣南有
通 河一道 載有紙板磁器下載有香油蔴
百兩貨稅相當經行已久迨二十七年
稅議起頓坐以千五百兩則五倍之矣於是商稅
不足派坐於賈區坐稅不足細搜於擔販甚且草
木蔬菜之必取何啻察雞豚甚且茅店荒村之不
遺何啻稅間架其在初年民間有所借貸年歲亦

值豐收僅支一二年無負嗣後頻年赤旱一河舟
楫不通諸路酷徵四境客商鮮至兼以年穀不
人民逃竄月日益積逋欠愈多是以賦稅之嚴縣
官應之如救焚拯溺比徵之急百姓當之如折
瀝膏集頭店家不任箠楚死亡流移相望於道他
如身無衣口無食斷恩鬻子割愛賣妻 壁如洗
一家對泣者不可勝數此則旁觀側聽道路
尚不忍見聞况儼然爲民父母者何心
極哉惟民窮如此朴責難加逋負難償遂以
又以所糧借解至拖欠稅銀千餘兩

兩

張業程擬絞且粉身無

又旦暮相屬下矣卑縣臨此

奸弊一清僅可完本年之六七耳若舉前數年
二千餘兩之多而一併督補竊恐民之死徙零丁
不可勝計也夫唐鄧之風自古悍跋抱杞憂而懷
漆閔萬一馳馬遭蹶弱水覆舟卽欲掛冠全軀胡
可得焉爲是冒昧仰懇垂慈或於千五百中酌減
二三以貽永賴之休或於四五年前豁除逋負以
甦倒懸之急則庶乎仁濟百年恩徧萬姓而國家
之元氣培根本固下吏亦且沐德而歌舞之無已
時也目擊時艱心懷過計爲此仰祈仁慈裁奪蒙
院司道報以溫語權以無礙官銀抵補以待請蠲
民復其市如故

說

西淮說

黃文蓮

唐邑舊號西淮或曰謂其在淮水之西也然則當
名淮西耳何以云西淮哉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
於沂泗東入於海禹時江淮不相通春秋吳伐齊
築邾城於廣陵東南掘深溝爲邾江而江通
今之由洪澤湖東北出清口刷黃河以海南
運河歷寶應至江都縣入楊子江者乃之
也余嘗因公赴桐柏縣經平氏至固廟仰視大

淮水 上 簪山而下至於

三伏三 而成河 廟西山未及足 小

脊有水西出自成一河土人曰此澧

之於志 與淮同源共導東流爲淮西

遇平氏鎮 唐境亘七十餘里由城南三家

出口會唐河而南入於漢亦由漢入江孟子云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東流之淮其初未有入江

之道所謂注之江者當卽西流之澧也然則 卽

淮也唐之稱西淮也固宜

遺記

春來亭記

黃文蓮

歲在丁未得郊外無主基地相傳屬泌陽縣余構
屋屬唐爲迎春所爰爲文記之夫古者封國必以
犬牙相入之地爲其能相制也今之州縣宜各正
經界而已顧予以甲辰春宰泌陽是夏赴西北鄉
饒良鎮出城行三十餘里過一小河從者告予曰
此唐境也經少拜寺渡泚河六七里過石橋復告
予曰此又泌境矣越數里乃達饒良又嘗自饒良
北行八九里從者曰此界上也予問裕州界乎曰
否過此又爲唐境約二十里至郝家寨始與裕壤
接是則猶仍犬牙之制而稽其道里去泌猶
去唐頗遠居民錯雜易爲逋逃藪此亦司

也及來 嘗因公赴桐柏唐桐壤地

與泌等然其間廣袤或十數里村落以五

其相入處猶若指臂之聯屬未有近郊之地不盈

顧乃不屬於此而屬於百里外之治者

立春在丙午十有二月十七日先期導迎勾芒

同官各具儀仗至郊外肆筵設席架木爲棚圍以

布 制甚簡陋予睨其旁有破屋一所牆壁尙屹

然立簷楹 梁無一存者余曰曷興修此爲迎春

所乎同官咸曰是泌陽地也余怪問之曰相傳爲

舊廟基神像湮沒四周皆唐地而基址獨屬泌陽

曩者宋公梅宰唐十三載近城祠廟無不修葺獨

以此爲泌陽廟而遺之今君以泌陽宰而來唐天
其或者有待於君乎余曰興修之事我則任之然
其地其廟不載泌志亦無碑碣可者証若仍建廟
以屬之泌是則所謂近郊之地不盈一畝不屬於
此而屬於百里外之治設有不令之民於此行暗
昧事徒滋兩邑推卸其可憂匪直逋逃已也乃就
其址涓吉鳩工構屋三楹以屬之唐顏曰
並書其事於石他日條風轉律行東郊

彬彬焉將事於此庶知此亭之 以 而又知

於唐自予以泌 令署 篆時 也

